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祭文

祭河瀆文　　汪藻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羣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為嚬顣也貔貅

萬也懼枵腹也神寧忍予倦揮沃也虛呵起難費升斛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旣霑足也緊邦是圖匪私瀆也

陸宣公祠堂祭文　　程俱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某謹以清酌果殽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瘡痏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而剝而浚

而膏腹心內離手足外搖蹠盭不治上下無交一夫奮
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為國親臣亂之未生也固已察
齊公之將病亂之既生也則又起虢君於既昏方其安
危之機間不容穟倉皇莫振憂辱孔熾而其所陳未嘗
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剛而能濟据正而不遷
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
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
才之學蓋施之未之盡也某也不佞忝茲守符實公故

鄉墟里既蕪始揭公像為此世模英風凜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斯世之可誣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欷歔尚饗

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　朱弁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慼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别賜吳與田五頃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朱松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摳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霾手搴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者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安危廷議中忒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

顧難老永錫執餽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簀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我寘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啇之年勲著王室公畀銘章黼黻金石幽竁是藏以諂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懐元老天不憖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故相趙忠簡公文　汪應辰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阽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

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榮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為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漬酒之彦而劉峻廣絶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幕府忍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意按史傳趙相死朱崖袁過郡公為文祭之遣三卒相送道出衢州章傑希秦檜意劾公阿附死黨符移訊鞫徧收行槖求祭文已付之火事乃寢

歸新安祭墓文

朱熹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兹焉展掃悲

悼增深所顧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蔭酒殺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饗

祭告遠祖墓文

朱熹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恒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

其儁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譴謹告

祭内弟程允夫文　朱熹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内弟吉州録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

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邪予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兾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張夢錫文

羅 顒

頃者州里俊造缺徵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于文詞周禮春秋最先賔貢自兹秀異繼興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青衫頗欲出奇命輙不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絶貽代夜静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顧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莫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髙浪濶將子賔來

豈吾精神自爲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解劒墓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南軒先生文

吳儆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惓惓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巳矣嗚呼蒼天

某生不肖為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已豈惟知已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慼慼某負薪膝下久去行席啓手易簀痛已無及撫棺執紼尚期有日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樞密程正惠公文

程珌

嗚呼兮祝融之派有墨領之峯兮欝千仞之孤蒼峙一氣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甫再見於黟寧之二邦惟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乎賛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雲𩃬合兮飛揚掩瑶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呼允懷

平時譜牒維桑言論所及家國遑遑里社數條謀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閟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望牛之奇偉兮蓋參訂之甚詳胷浹侍之踰旬兮乃𤅢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之降兮佘山之岡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以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清淚兮灑濤江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汪　樞

惟公符半千間世之運會二五淑氣之中扶吾道之統正斯文之宗當其登庸之奮也明良相得聲色不動躋乎太平之熈雍及其經綸之倦也從容引退寵利弗居獨全乎坤德之成終是故論其身在黄閣則事業之光明綸綍之褒寵前掩乎十三相之雋功論其身在緑野則九重問晉公之安否四裔詢君實之出處乃樂乎十二載之春風雖趣歸再柄屢紫宸之睠睠而高卧不起寧拂蒼生之顒顒蓋公之位雖極乎槐棘而守之以謙

抑公之貴雖榮乎衮繡而處之以温恭胡𡫲𣅜兮濁世遽騎箕尾于天漢之東某幼被私淑長荷㨗懞顧頂踵乎恩造瀝肝膽而難窮嗟殄瘁之永痛不勝淚血以哀恫輒一觴之酹尚鑒其㥘怛之衷尚饗

英烈廟告文　　錢時

維皇宋紹定四年歲在辛卯七月乙酉朔十九日癸卯孝孫㞯等謹具清酌庶羞昭告于勑賜英烈廟二大父之神竊惟非常事業必有非常之人而後立亦必有非

常之文而後顯芑等瑣瑣何能鋪張向在祖孫有言即伐姑採江東當路書詞之所稱賛者而誦之先世英烈著在人心天開日明事久論定因廟賜額摭實定名豈徒子孫之私榮抑亦風教之大幸提刑提舉寶章秘著郎中袁公甫之言也英風偉烈百載如存敵使之所發揚清廟之所崇奬新安太守開國郎中謝公采伯之言也散家貲鼓鄉兵水陸竝進奮擊邊塞以寡摧衆全護一方百世間風爲之興起露章朝奏褒寵夕頒真足以

激頹風作義氣奉使總領都運侍郎楊公紹雲之言也
雖然久蟄而霆久晦而耀巍巍廟食行且追封名列太
常功宣寰宇垂休後裔與國無疆而賢使者之德不朽
矣可易忘哉始卜汝灘距族一舍歲時月朔咸謂非便
使者從請改卜于淳之富才楝宇恢弘山川雄抱光明
偉特益盛而昌未可量也勅黄滎降廟像崇成涓吉奉
安蒸仲奠獻尚饗

祭工部侍郎程公元岳文　方回

嗚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見矣公之所以為人猶可得而言是嘗處山林而有臺閣之氣遊場屋而有縉紳之風者乎有衛玠之丰神而不為西晉之清曠者乎有黄憲之襟度而不尚東都之岸異者乎孝弟兩全而内行無遺憾者乎忠恕一視而外交無間言者乎風俗之下久矣落落者不可與圖今峣峣者不可與謀全抑士以此出而不遇也非特風俗之敝亦氣質之偏有以召之蓋士方奮然欲為所為稜角聳撑光芒發露未形論諫已

聞强直之聲未試經綸已見激昂之意於是乎不羈之謗難禦之疑推不去矣然或有鑒於此折而從彼者則未免梏於物欲之蔽以枉取直以屈求伸小則熟爛衰頹大則依阿附和利其同已者稍喜之而心鄙之者亦不勝其衆則士亦何便於此由是二人而觀之與其蔽也寧偏雖然又孰若蔽與偏俱無如我公者哉和風慶雲盎然春生大圭拱璧渾然天成此上之人所以樂於汲引而下之人所以不至於旁觀而嚴憚者也一旦為

學省官蹈虎尾捋鯨牙去宰相所不能去之巨璫諫行身黜浩然賦歸而後天下知公非終於柔者景咸之間騫翔言路霆轟雹擊風拉霜摧怪魅妖魑縮舌破膽鼎貴矣未嘗有絲毫婸戀名位意未幾丐郡奉親回嘗謂公其禀也粹故人不得以所忌者病已其學也醇故人不得以所喜者誘已不偏於氣質而又不蔽於物欲斯近世之人豪也吾意公將為泰卦之九二包天下之荒而回也亦不遐遺豈謂命不可測而變為離九三鼓缶

之歌人物彫殘世道狹阨公則已矣近乃有一種卑汙淺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氣行之鄉黨而不敢以直辭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機險穽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義膽施之君父頤指氣使足高氣揚可以狂其僕妾子弟而色厲内荏外强中乾不可以誑天下士大夫嗚呼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邪回賦姿甚戇憨蒙賞特深説項之言猶存依劉之念永已闔門跧伏聞訃驚號几筵在陳空言寓奠惟公神爽鑒此血忱

祭呂西城文

曹涇

嗚呼歙大好山水佳氣磅礴知幾何年巖溪之上始有竹坡西城兩翁父子一時西城翁生八十一歲矣聰明强健不異五十許人其壽考宜未艾也而遽止於斯今則已矣音容不可復接而平生大槩猶可得而言之竹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歲丰姿標格瀟灑出塵則公之宜貴蓋天分之素有而非鄉譽之獨私在宋端嘉號為諸賢之一會公之得於天者既卓而家庭聞見師友

摩切又交發而互資如臺九層穹土弘基如木百圍碩本蔓枝其文如萬斛之泉其學如五總之龜其清如無瑕之玉其潤如入室之芝備是四者既已度越諸子而浩然之氣介然之節不為利害得喪而輙移尊翁峨豸公也趨庭暮夜金來吾畏四知賛幕湖陰才俊竝馳為霹靂手為出囊錐然是特謂發硎而不見其及物之施於潛之政牛刀割雞大姓强宗不得以撓吾健而天目之神精通誠格甘雨連為之應祈娶女之戌有崇題輿

郡印曾煩於卧護邦人尚切於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時寓公多從槖諫垣之責而三年公事無旁蹊左腹之窺然是猶止見其州縣之政而未見其立朝之奇偃月之堂舞鰍號貍炙手者利於由徑畏威者甘於啜醨公為蹇諤不為喔咿謂宰相大臣不當築湖山之館謂公田闕子必將階後日之危匪但移書之私責居然抗疏以顯譏彼腹如劍而口如飴連畀竹符之寵輙驚白簡之隨士大夫識與不識為公咋舌短氣而甘貧肥遯出於

天性終自信而不疑雖然是承平時也而未見其坎窞之易跋疐之詩桑田海水周宮黍離南柯蟻之王侯亭幻奄忽太行谷之宮稼鬼神護持淡無長物和以天倪蘭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于九逵或貴為四輔而願通尚父鷹揚之譜或威行一道而親灑魯公眉壽之詞四海風塵十年林壑而不害其為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怡愉夫然後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誠之動物而忠信篤敬之行先聖之言良不我欺蘭亭之帖薦福之碑有求輒應

雖耄不衰而明道春風之座堯夫花外之車撫時懷舊下賤勤小又幾無一物之可遺年年生旦子孫羅列賓客遨嬉簫鼓嘲喧醉舞屢僛今年此日意其復然曾謂開籠之鴿化為鳴座之驢入門升堂竟拜公於靈幃嗚呼哀哉某之視公年晚位卑公折行輩與共禊期一自戊秋之漕貢幸依飛羽以差池式偕革燕同上蘭闈暨戊辰之壓忝晉程藝於中書公又察案銀緋委蛇尋主江鄉之會賓聯姓字之題是皆青雲道上之攀附豈但

桑梓陰中之棲遲厥既還里尤切倚毗兩地無一長亭之隔而東閣郎君之姻好又偶爾出乎邢姨音起筵尊報隆璚琚梭擲乎詩筒巒聯兮蔥裾不自意失路之仇香環堵之陋室而得此五馬之貴公當代之人師也江空歲晚前途嶮巇老成彫落文獻其誰幸即溫而聽厲仰抽闢而啓迷山頹木壞哲人竟萎嗚呼九月之初嘗造台墀公倒屣迎欵以卮匜覼縷乎文章之教繾綣乎腹心之辭蓋比年造門蒙愛類如此而此為迎欵之終

也自今入門而公安在乎重九之前公車載脂下顧蓬蓽容欵扊扅偶僧廬之陪飲忽夕陽之分攜葢比年之承訪其譙光如此而此為公來訪之終也自今欲一見公來可復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孫其慶必餘顧舊感之難忘撫新愁而孔悲北風慘悽雪涕淋漓已而已而酹此一巵尚饗

祭胡雙湖先生文　陳櫟

嗚呼儒者明經莫難於易先生家學易乃世習易百十

家不輕所宗啓蒙本義獨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薦鶚
先生亦然可覘家學晦翁著書以身之退先生著書以
耳之聵大歸其力幾絶韋編附録纂註海内廣傳玉齋
為父僾湖為子啓蒙通釋竝傳濟美又以餘力明晦翁
詩雖未拜讀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經
功孰與匹方壽斯文棟孔子堂訃音忽傳有涕其滂嗚
呼我侍先生自歲丁酉邇年以來罕得聚首泰山北斗
心常仰懸自京南歸書問屢傳近者秋孟先生賜訪留

僅七日莫淹歸鞅期以秋季為我再來許一月留方賦歸哉僅辱遣賜一經堂記匆匆奉答尚邀再至十月下旬董君走伻報公捐館臨沒寄聲欲託以孫來我家塾平生於人諾無敢宿蓋恐來春之官古荆尚俟商畧方報矞靈縣滁之語兹用掛劒表平生好將以薄奠嗚呼先生之壽垂及古稀先生之書千古昭垂乾坤若毁大易方已名與易俱可無憾矣吾文不文寫先生心先生如生哀如來歆尚饗

祭曹弘齋先生文　　　陳櫟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姪陳櫟謹以絮雞之奠致祭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之靈嗚呼吾郡鉅儒方公萬里疇其亞之曰曹夫子三百餘年泩莪豐芑長育涵濡式克有此止齋之文晦菴之理萬選萬中刃游肯綮戊辰高科筮仕方始更早十年明堂杞梓豈期鼎革㓜稽而止此何足言言耶爾爾惓仕養親蘭膳嘉旨僅長紫陽爰淑多士元祐全人無瑕可

指方之方公節尤奇偉不為公惜翻為公喜學者宗師
斯文統紀永棟孔堂顧何窮已忽乃風傳公疾不起驚
呼失聲吾顧已矣年開九袠壽算誰比孫枝六人家聲
演迤立言不朽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無憾只櫟也仰
公昉自稚齒四十有五始獲望履一見賞識極辭褒美
昔人每恨無一知己知己有公一焉已侈奉書必答答
書盈几僅僅去年疎奉尺紙一再留劄疎此之以念欲
哭公香臬一縷羈縶未前愧汗如洗除喪來前越人可

恥徐稚絮雞誠哀其非公乎如生莫觴斯舉嗚呼尚饗

祭鄭師山先生文代金震祖作　　朱升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葬廟嶺兮在既殁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震祖牢牲厠乎苞筍兮清酒酹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緊先生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乎後覺紛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

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馬奚補國魚爛而
棼分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大暴政兮第弗振於宴
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敝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
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
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
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
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盼倩兮致逮
捕之紛紜豈予身之憚殃兮尚解縶夫親隣昔禪寂以

緘辭兮今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遺經兮隔生死而情彌真歷頻年之患難兮嗟同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終老兮驚葬期之已至今茲桑梓有幾人兮知先生之

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兮尚歆食而饗之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奉使汪廣洋作

趙汸

惟王鄣山之英黟水之靈生為人豪殁為神明保障六州不為己榮識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邈綿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世充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為頑㝠飄風遊塵徒汗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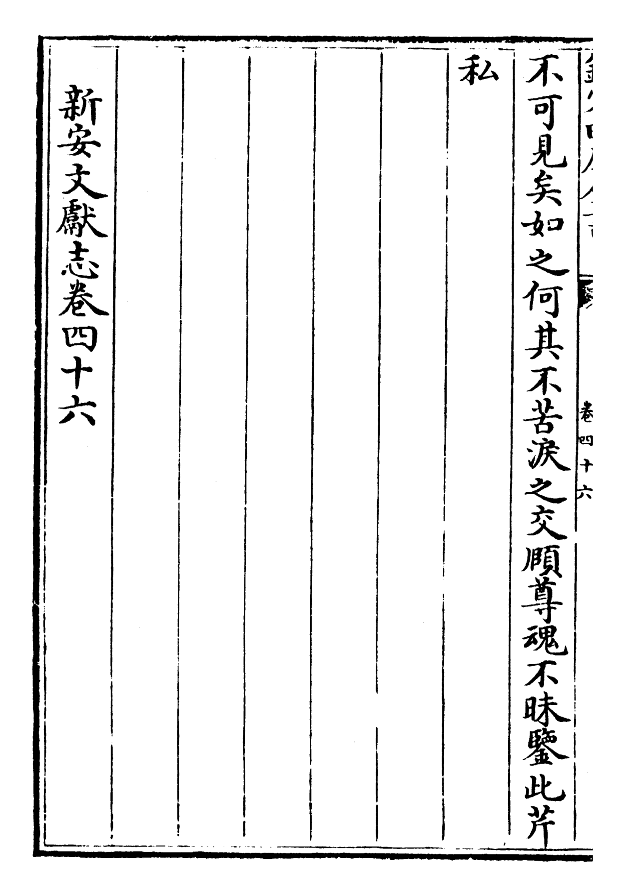
源邑人留像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內蒙其福澤者又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承朝命來鎮于兹撫軍字民匪紳曷依廣洋世遷髙郵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惟王誕辰實在兹日虔率宫僚即祀廟宅薄奠斯陳神其來格

祭學士朱允升先生文　黄鳳儀

諸生黄樞等謹以香茶酒果之奠百拜致祭于先師翰林侍講學士隆隱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聰明卓

絶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閫奥妙析毫釐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取六經與百氏之書籍悉標題而旁注使後生小子一讀則了然而無疑是以螢牕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之學真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起也遽遭奇運之流離然維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顧退修之志終固辭而歸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産業如疏太

傳之説不入城府如龎徳公之為先生之業不但為一時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師俾當世之士勢燄薫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羡而歔欷特可共恨者晨星霜木遺老殆盡惸𢚻領袖晚進疇依不肖弟兄以先君託斯文之契五十餘載故懶鈍之質但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於先生門下跡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訃音之驚聽義當奔哭適丁家禍於㩲藜今兹之來也惟梅花初月浦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



不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淚之交頤尊魂不昧鑒此芹私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六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銘

尊德性齋銘　　朱　熹

内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茍賤汚卑淫視

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朱熹

鄱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爲之銘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爲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

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玆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紫陽琴銘　　朱熹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羅頌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為則舍我其誰 謙光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王善吾身蒙果行盡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有德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愔愔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養心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游翰墨場處居敎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致遠齋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　待問堂

肅羣賢之藹藹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畢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説言乎澤兑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最　兑軒

艮齋銘　許文蔚

心不可撓事感而情情牽則擾如蔓斯縈心不可淫物

誘而欲欲動而馳如馬斯逐降衷惟帝體則寂然情牽欲動乃喪其天心匪由人念亦自我御情制欲誰曰不可大學之道先於致知格物窮理彼不我欺君子有言主於持敬内嚴外莊我乃自定知至敬立靡慮靡思屹然不動乃山之為行止以時條理不紊匪曰無心斯易之艮洪杏庭曰許公文蔚早歲從東萊晦菴講學發為文詞皆根原道誼粹然自胷中流出

野航銘　　方岳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

之曰虚舟爾請無自為敵國也

古銅小鼎硯滴銘　　汪炎昶

泗水没寳鼎此豈其雲仍煆頑煉鈍凝赤精小鏉斷𨈇枵以盛篆細麻霞疑古銘如蟲囓餘滲枯青石液迸雲吸紺清溉我毛穎波陶泓豕腹仰呀外膨亨斟而不注閒戛羹量函合龠三趾獰入屢出繼常如盈

紫石端硯銘　　鮑子壽

至元癸巳冬予備員鄉校越明年友人蔣君貺予一硯

墨漬不滌硯池塵滿予心甚忽之一日郡侯恒齋侍其公來見謂予曰此端硯也亟以水滌之所謂猪肝色鴝鴒眼皆具焉予切怪蔣君甚貧家徒四壁立何從得此試叩之乃故丞相范公鍾守新安時蔣之從父為其牋奏吏及事公政府公以此硯畀之如此此則信乎其為范公故物矣嗟乎一硯之難知如此微侍其公一言予幾失之歟璞得刖明珠暗投自古以來然矣豈惟一硯哉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蔣君名天賦今別去三載書此

銘以遺之時大德三年己亥十月銘曰

五嶺之南瘴雨蠻烟端溪佳哉紫雲摩天其下為石金聲玉質貯水如淵運墨如漆萬里南來際遇公台中道舍栴流落塵埃石眼閱人盲夫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藏室銘

程文海

藏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之藏室程氏之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銘曰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彛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專壑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插架非藏佔畢非讀盍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甲辰暮春之初華岡子程文海書

瘞梳銘　　鄭玉

予一木梳用之甚久既壞不忍棄之乃為埋之後園

亂兮汝理執兮汝通寒暑十易兮出處汝同膚裂齒脫

兮汝職之供啓土壥汝兮以慰我之衷

立波石銘　　　　　　　　　　　程文

鄭正字家庭有立石奇甚若水波之湧者因名立波程文為之銘曰

海水怒立高崢嶸天風下吹夜凍凝千載化石敵玖瓊鮫人竊售來東瀛絲雲紛披元氣蒸噴沫尚帶蛟龍腥疑含珠光緼玉英勢若千仞不可陵米侯起拜牛相驚鄭君愛之如弟兄歲在鶉首月寶瓶誰作銘者黟南生

自警銘

汪九成

僕蚤歲受學于鄉先生雲峰胡公粗聞緒論一日讀子朱子告君為學之格言忽悟曰此與延平先生所傳實相表裏為學之要盡於此矣又奚以他求為哉因自思後進為學之病由於不先立誠敬以為基蓋不誠則虛假不敬則昏雜質之鈍者常畏之以為難不知循序漸進積少成多初不難也質之美者又忽之以為易不知妙道精義不潛心積慮優游厭飫終不足以得之至其

用工非頽惰苟且則力取強探或免於二者之病而讀書不循其序成法不守其常亦同歸於無成而後已嘗為韻語銘之坐右以自警

勿畏勿忽必敬必誠毋亟毋怠有序有恒

汪山長師魯善復堂銘　朱升

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廵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是也失而得之謂之復盤庚紹復先王大業魯僖復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思其返不能不失也而求其

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歟汪君師魯讀書之堂扁不曰復而曰善復何居復虛辭也則有善有不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爲復陽上往而喜其返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悉主初爻潛陽爲言皆復於善者也泰九三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尤謹嚴於一字一衛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絶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衛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

欒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絶之則稱復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爲喜自泰而否爲戒在諸侯爲予在大夫爲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爲邪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聖人以其復爲私魯昭三如晉至河乃復聖人以其復爲恥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以苟賛是以君子不徒于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

又復之要道歟汪氏世業儒至某尤精篤僅領乙薦策名稱實藏書傳家以清為貴孫師魯資明識敏宜能承以發然自年三十以來希乎無益於得者劮相門之熱當憲府之凜以儒以吏靡所不跡前既失而往矣乃今歷世故也久攬榮願也飽於是身復所居之堂曰復所讀之書心復所學之理返於外而得其故其復也不謂善復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諸汪氏實升母族且屢登斯堂而師魯以作文屬埸升也謹述四十八字以為之

銘而序其旨如右銘曰

有極其灣有嵌其山公善玆復昭哉堂顔新功弗緝孟母斷織故習弗除馮婦下車我銘斯堂將曷來諗克己復禮善復之凖

大學正心四戒銘　汪克寬

君子之學孳孳不息欲盡理融中心説懌世俗之喜玩物適情娯於嗜好酖毒心酲小子戒之非喜勿喜窒欲閑邪樂善而已戒喜

聖賢之怒鋤奸撥亂去彼凶頑拯兹塗炭世人妄怒焦火斯炎面頳髪竪蹈禍而癲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扃湛然不知不慍　戒怒

玄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橇檋鋤耰與憂俱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從義憂之如舜志軻之志　戒憂

聖賢之心至理熈熈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内省多愧其氣欿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

而縮勇奪三軍戒懼

箴

勉學箴　朱熹

百聖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傲者口吟讀好書

莠言虛蔓蘭言實菱九蘭一莠駟追不回說好話

聖狂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郵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復齋六箴　方岳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爾未遠跂予改之　不遠復

休者止也既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休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為　頻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獨復

為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敦復

小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迷復

友敬堂箴

程文海

長樂亦山陳公請予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

義作為家訓以儆諸孫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
盡在是矣且求予言予何言作友敬堂箴
兄弟之身初則一體疴癢疾痛孰彼孰已兄弟其弟匪
曰恩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
外來惟友惟敬分財取少纖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
細然而性善於此著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為兄克友
弗敬非弟干戈琴張何有於悌為弟克敬弗友非兄萁
豆燃萁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愔愔其肅

欽欽反是不思為犢為禽爾堂曷名敢告司箴

果齋箴　胡炳文

友人高彥道性嗜學其父甚樂而予未有以教之也彥道讀書之室請名於予予書一果字與之且為箴箴曰坎水之流始于蒙泉不果其行曷至于川賢必希聖聖必希天果能此者人十已千孰為凡民孰為豪傑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遷善而果雷驚電掣克己而果矢去川決乾為木果艮為草蓏果剛在上蓏柔而墮最戒悠悠

亦忌瑣瑣志髙力强果庶其可

剛柔箴　汪石田

予天性剛直不覺忤物視諛如辱見惡若讐人是已非人棄已取以是動招慼謗今年運而往矣懼其卒違於中道也作剛柔箴

謂汝勿剛汝剛以直矯矯明明惡焉是疾外乏孫言内亡柔克衆怒火焚汝曾不惕剛貴近仁柔貴有立兼制則宜偏毗乃失人極其柔惟德之賊汝純其剛是用不

入易著兩儀書稱三德一弛一張謹茲彛則

義利箴　　汪石田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欲利惡害人之同也古之人義斯利矣又焉有不義之利哉世降俗薄而義利若水火然悲夫作義利箴

古人尚義義和為利今惟利謀與義為仇人胡不古慾迷其守惟彼不令道存諸心義兮利之本利兮害之因故禹湯義焉而得位桀紂利焉而喪身孰能合義利而

一貫庶無愧於古人

禍福箴

汪石田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禍福倚伏物之理也天道有常物理有變變也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君子樂天知命居常處順自修而已豈置得失之心於禍福之間邪作禍福箴

君子之窮素位以修小人輕躁行險妄求積善成德積怨為仇福兮固有禍亦有由或幸而全不幸而尤禍福

之變君子何疑叶牛

名實箴　汪石田

世之衒名者飾智以驚愚矯情以要譽務實者或屈焉其為名也亦得矣智窮而事殆情見而毀隨不實之患也作名實箴

名匪外來實由中出循名思義無曠其職勿異以求勿虚以得形大聲宏表正景直毀譽在人居蔽必白何以守之戒爾矜逸

贊

陸宣公祠堂贊　　程俱

唐相陸宣公贄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為贊曰

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得是嗜以諛為恭以憸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於其間覬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為君矢

謨如彼大廈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砥國之肓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戡内籌心膂惟一檇李之郊吳越所度公生其間種蠡汗顔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我九壥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逸少賛

程　俱

逸少為會稽内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候已汛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為揚州刺

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晉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鍾更顯位是直以犬馬鳧鴈畜之爾此逸少之所恥也是其所以浩然獨

往如機發而飇逝彼懷祖之螯特其蟣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賛

程俱

天寶三年季真自秘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士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驕三綱固已絶（殺三庶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絶

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邪賛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鉗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悔此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非季真流亞也狗苟而蠅營臨深而擿埴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米元章墓賛　　程俱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為芾常自號

襄陽漫士葢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美因
家焉歴官州縣入朝為書學博士至尚書禮部員外郎
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夘卒於大觀之庚寅將
殁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櫬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閲
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
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
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鴻暢談辯風生東西晉人也其
為文詞與立言命物皆自我作古不蹈襲前人一言元

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為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吏常檢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予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予李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歿予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

爽氣都盡顧嘗衰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為之賛云

珠璣玉石璀璨兀硉卮言之出風雲蕩譎變化融液惟

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王厚齋云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致道銘米老墓本此

丞相李忠定公像賛　　程大昌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

驚難而自赦槩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

袒左徼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𢙣年齡之不假相

武夷之夙夣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徯來何經綸之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敷腴雍容之儀形足以想夫閭闔盤錯而思常優暇也

與丞相子申之書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模常竊自歎以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識岀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淳熙丁未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程大昌劄子

程正思畫像賛

朱熹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

若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髠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紹熈壬子重陽前二日書

御書六大字賛　程元鳳

清忠

臣嘗觀夫子許陳文子以清令尹子文以忠未有得其全者臣絶無技能僅守素樸聖主明並日月洞鑒真忱

初侍經筵蒙賜清忠二字奎畫晔然光照蓬蓽春秋二
子各得其偏而臣兼得之仰瞻宸翰昕夕警省以不克
服膺聖訓是懼蒙被恩渥久而益隆竊逃司敗之誅敢
忘訓廸之賜謹賛而鑱之翠珉以侈榮遇以詔無窮賛
曰
文子去齊子文事楚一清一忠孔門所許二者兼之德
業斯鉅袞冕易稱誓殫心膂
昭光

臣恭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皇製昭明範圍造化眷鑒炳燿卓冠今古歲在庚戌臣以監察御史侍經幄恭遇講易徹篇端拜御詩之賜將以傑閣珍藏永為家寶蒙賜昭光二字以華以耀蓋取唐劉禹錫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之誼也然韶頀鏗鏘河漢黼黻豈唐之文可同日語哉臣千載際逢踴躍慶幸自是以來侍講揆席祗拜宸翰益富而閣甫克就謹摹賜扁刻諸石為之賛曰

天開治平聖皇御極乾健文明日新盛德經緯八紘照
臨萬國昭回之光垂於千億

儒碩

臣昨蒙恩賜御製講易徹篇詩有探求賾隱資儒碩之
句霆聲鏗鍧奎畫煥爛臣鼓舞拜賜謹以襲藏為希世
之珍矣未幾蒙賜御書儒碩二字蓋摘取御詩之義以
示特異之寵也顧惟么微何以仰稱隆渥嘗覵子夏在
文學科豈後之儒者所可跂及夫子警之猶切切於君

子小人之辨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儒有碩德則為君子不為小人矣臣雖無文學可稱聖訓昭垂即夫子警學者之深意也朝夕觀省惟恐德之弗碩有負聖主明訓敢不勉諸贊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抱負碩德乃儒之真躬行仁義學富經綸宸翰昭著拜手書紳

晉謝太傅贊　　方岳

絲竹雲林妓女冥墍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風鶴勍敵

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碁而訾折齒之屐也

吟瀑圖賛　　方岳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賛之

有山叢焉其畜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几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唐越國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賛

許月卿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昇版圖效靈生為忠臣死為名神此貞觀十八年之畫可以見唐衣冠之舊王容貌之真

自贊　　程紹魁

甘餓西山寧蹈東海仰企若人流芳千載

伏生授經圖贊　　程　文

帝王之道如日行天秦火不爇在人必傳臯稽古書萬

世成則不有師承微言幾息顯顯遺像式嚴孔尊如聞其語如見其人

象山陸先生賛　趙汸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梁將軍程忠壯公三賛　鮑寧

偉人之生庶民仰依物為民害我則除之我矢不遺彼妖滅跡民奠厥居恩波罔極　射蜃

糾糾儀同萬夫之雄出師清塵發號生風爲國是謀豈身之惜維忠維壯後人是式出師

龍虎其氣金玉其姿收斂英武從容燕私其言有章其儀不忒載仰載瞻永永無斁燕居

頌

周宣王中興名臣頌　汪雄圖

讀詩喜宣王勲烈駿偉一時名臣仲山甫尹吉甫申伯方叔名虎韓侯程伯休父張仲凡八人功德班班可見

惜其雜出於大小雅之間不克合為一簡覽者殊弗惬快因掇詩人之句以為之頌若乃仍叔蹶父之徒雖僅以姓字見而功德無聞焉不在此位也頌曰

於皇時周昔在中葉明明天子臨下有赫戎狄是膺一月三捷于疆于理九有有截繩其祖武無競維烈　烝我髦士置彼周行秉文之德追琢其章進厥虎臣經營四方共武之服休有烈光允文允武何用不臧　維仲山甫顯顯令德夙夜在公柔惠且直天子是毗厥猶翼

翼百辟為憲威儀抑抑東國之鈞維民之則　文武吉甫邦家之基玁狁之故豈敢定居王謂尹氏整我六師戎車既駕玁狁于夷告成于王王曰還歸　亹亹申伯其直如矢終温且惠周邦咸喜王命卿士大啓爾宇申伯信邁自天子所遠送于南為周室輔　蠢爾蠻荆敢拒大邦顯允方叔時維鷹揚天子命我左右陳行奮伐荆楚用遏蠻方畏天之威莫敢不來王　王命召虎率彼淮浦赳赳武夫爰整其旅既克淮夷徹我疆土肅肅

謝功天子所予虎拜稽首媚于天子　韓侯受命外
大國是疆適彼樂土不敢怠遑謹爾侯度入覲于王王
曰叔父繼序思不忘靖共爾位揉此萬邦　徐方繹騷
莫非王土王赫斯怒命程伯休父矯矯虎臣有力如虎
執訊獲醜有截其所遂荒徐宅四方以無侮　張仲孝
友無忝爾所生孝子不匱則友其兄永錫爾類每有良
朋及爾同僚維周之楨不解于位王心載寧　藹藹王
多吉士令聞不已悠悠我思高山仰止懷哉懷哉　正直

是與是用作歌式序在位對揚王休以永終譽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勲徳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服而民不知有軍

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

徽之為郡介乎萬山昔有華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擣于徽肆其燔刼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歟平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弁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蕞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

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槍餘黨既屯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為我南行汝親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平章令平章之心徽人之命爰勅渠帥即日啓行衙兵之武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獞之鋭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為之饔飱使

覩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為儕曩者轢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闒愌衣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强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為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

師蓋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平章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㢻民顧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槐塘釣叟頌　唐桂芳

槐塘釣叟者子立程先生自號也先生為訥齋丞相之孫倚山倉使之子其讀書汪洋汎溢其文章清新奇崛

於風雲之舒卷禽魚蝡動可喜可愕一著於詩故於詩
尤多其為人也囦然而無跡澹然而莫測其所以先生
有子曰萱曰莊亦以文學世其業好風佳日幅巾藜杖
呼二子與俱坐嘉蔭藉豐草倡詩評畫飲酒淋漓以為
常人望而知為丞相家故態今先生七十有一年矣厖
眉秀發精神堅悍如五十許人意者天將俾公康健壽
考以為人瑞也不然何其年愈高而體愈充藴蓀天和
如得養生之術者邪先生於世事一不挂眼方以釣自

娱某通家也知敬特深故廣其說以爲頌曰

有方者塘泓澄于渦相國告老於焉來過手植三槐綠陰婆娑遂以名顯永矢弗磨篤生聞孫藴其天和川渟海蓄所學益多年踰七袠白髮皤皤清風一竿羣鱗擲梭涓涓秋水有蒲與荷魚我兩忘其樂如何或潛于淵或躍于波直鉤而釣其樂靡他猗歟先生弗棘弗阿豈羨爵禄太公釣磻後來子陵富春嵯峨胡爲客星雲霄盪摩孰若先生退斂一蓑金玉令德始終不訛爾福爾

壽如岡如河伊予作頌永永可哦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七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賦

東天竺賦　　程詧

中大同二年秋河東柳惲為秘書監詧以散騎為之貳讎校之暇情甚相狎監署西廡有異草數本緑莖疎節葉膏如翦朱實離離炳如渥丹惲為詧言西真書號此為東天竺其說曰軒轅帝鑄鼎南湖百神受職東海少

君以是為獻且白帝云女媧用以鍊石補天試以拂水水為中斷試以御風風為之息金石水火洞達無閡帝異焉命植於蓬壺之圃此其遺狀也然不復如向時之驗矣昝驗怪斯言誕而不經因竊歎曰物固有弱而剛微而彰當其時也雷轟而騎翔非其時也穴蟠而泥藏豈特斯草也感而作賦云

彤庭赫兮弘敞入端闈而延顧粤若望直之都旁開羣玉之府則有芸裛湘素蘭翳軒廡琳琅曳風瓊玫泫雨

誠神明之奧壤乃尤物之所處是何弱植之茂蒙兮幹如剖璞之玉葉碎出藍之綠色含朱膏實正秋熟受中地胦號東天竺蓋女媧補有蒼之缺公孫佩遐升之籙來自西海植之蓬圃飛廉為之轂御馮夷為之止舞于斯時也神農未知藥后稷未播穀蓂莢尚晦萐莆猶伏芝混菌耳苓麞狼毒神禹所未識齊諧所未悉亦既櫂質於神皐之苑獻名於通靈之室矣爾乃芳掩茝若氣矜篔簹密東霞綴駢羅星光菁茆海皃不足以侔潔薝

蔔薫陸不足以襲香璀璨於九闈之上而容與乎三階之旁者也時異事改貌存質昧孰知無用之用而不為斯世之所采畦竝根莠隰兼蒿艾王田植表則有燔礿之酷樵竪載歌則有蒸薪之悔文異溝中之斷音乖爨下之桐心類飛灰首如飛蓬豈非有意於上林之積翠而禁籞之擒紅者哉天嘉昌明萬物咸覩姬姜在御不棄翹楚王鮪登庖旁徵魴鱮曾是散材托兹邃宇卿雲甘露之所濡白日陽春之所暱天雞晨翔銅枝夜照倘

窮年之若斯敢搶攘於往躁顧黽俛於鴻私蹠青廂而就槁六朝賦存世如此篇者亦少

蓂莢賦呈瑞聖朝

程諫

堯階蓂莢兮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於前墀左墄映之以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太陽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小之數時和歷應因見天地之情觀乎榮謝以月德為常卷舒以日數成類隨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既望以漸零脩然如寄體盈

虚而方同得道任消息而匪殊有智金波桂樹遠合象於彤榮炎漢芝房近方慚於祥瑞彼朱草與蓂莆昌於玆而擬議則知聖作物覩物興由聖聖於赫而克著元亨物效祥而天蓂之令然而蓂之為應也博蓂之為瑞也昭賛令主則太平在邇測陰靈則時變不逺初也則日益一日終也則宵盡一宵弱質浹金莖之露輕姿散玉户之飇或曰麟在郊而合圖牒鳯來儀以聽簫韶雖咸見而可貴於列跡而斯超豈如蒙貢者揔集於厚地

焜燿於皇朝也哉見文苑英華録之以備律賦一體

感春賦　　朱熹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縶馬兮指故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予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中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予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閴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遥

逶兮乃獨有會於予心忽嚶鳴其悅豫兮抑庭柯之葱倩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嫭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梅花賦　朱熹

楚襄王遊乎雲夢之野覩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玉進曰美則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濱

而榮此歲寒之時也大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渚宮之囿而終覯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儆悟王而王不能用於是退而獻賦曰

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屬歲寒而方華潔清姱而不淫兮專精皎其無瑕既笑蘭蕙而易誅兮復異乎松栢之不華屏山谷亦自娛兮命冰雪而為家謂后皇賦予命兮生南國而不遷雖瘴癘非所託兮尚幽獨之可願歲序徂以崢嶸兮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横出兮廓獨

立而增妍玄霧㴞而四起兮川谷沍而冰堅澹容與而不衘兮象姑射而無隣夕同雲之繽紛兮林莽雜其葳甤曾予質之無加兮專皎潔而未衰方酷烈而誾誾兮信横發而不可摧紛旖旎亦何好兮静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繩耿而未低方娉婷而自喜兮友明月以為儀欻浮雲之來蔽兮四顧莽而無人悵寂寞其凄涼兮泣回風之無辭立何久乎山阿兮步何躊躇于水濵忽舉目而有見兮恍顧盼之足疑謂彼漢廣之人

兮羌何為乎人間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綽約而可觀欲一聽白雲之歌兮歎揚音之不可聞將結軫乎瑤池兮懼佳期之非真顧借陽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虧與遲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幃渚宮矧未有此兮紛草棘之縱横椒蘭後乎霜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佚桃李於載陽兮倉庚寂而未鳴私顧影而自憐兮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兮亦吾命其何傷辭曰后皇貞樹豔以姱兮潔誠諒清有嘉實兮江南之人羌無以異兮

䇪獨處廓豈不可名兮層臺累榭靜而可樂兮王孫兮歸來無使哀江南兮

子奇賦 并序　　程大昌

武皇臨御久商度天下利害比舊較畨田千秋論事合意超拜丞相相例當得封遂不本土壤别制美名以佳之號曰富民示將究地利而補兵耗也千秋知指下公車募能為種植言者悉上相府以待平奏前後十百輩獨子奇公實可取二子酬難且有辭義千秋總而奏之

武皇嘉納益詒趙過為摉粟都尉期以究極富庶也績

既效用民益痊復

子奇曰麗土合滋條枝葳蕤何世何地而獨無斯有丹

者桂有白者榆月窟星躔扶踈陸離本不根著顛能倒

垂柳宿經秋而不零扶桑偕日而升輝赤松霏雨以自

潤瑞雲布葉以昭奇夫能運大鈞而出此巧乃可蓋一

世而為師公實曰神卉不土而生仙裔不培而孳子特

人爾力將安施子奇曰天載幽渺毋容明擢請援地産

以售吾學珊瑚之枝璠璵之璞瑟其堅凝明與物各然而珊瑚綏收則榦爛玉璞嫩采則力弱既可分乎老少理何殊乎種穫芝有田而可鋤蓂受月而應朔石秀而筍身森聳乳滴而鶩翎圓薄是皆載稗說而有狀著竹書而不削其理甚神子獨無覺公賓曰黃金珠玉以幣而貴設遇饑凍不可食衣前齊相而後漢文皆嘗悼敝而深喟況一日再食幾人幾喙三年一葉何由家至雖驚大言恐微賓致子奇曰凡道上形凡藝下成吾惟擇

術之已畢故欲抗辭而自宏子既致詰今當有明虞伯益之所掌郭槖駝之所營皆嘗推極其妙而遂奉之以行或奉護於巳茂或發達乎初萌與物為春與春為青上而明堂之浮空小而茅舍之埋楹非我族類豈其能成況又別剏新機追模聖能合異類為一類符桑槐之寄生故且古樝字可蒔梨橘可稼橙碧桃綻紅桃之頂姚花仍魏花之莖或時同本而駢末遂能半白而半赬是皆超陰陽之爐鞴斡造化於刀硎遂使有生無知之植

物能偕應肖祝之螟蛉吾如有列於上林盤司苑囿之工程分名品之柯櫱為他木之孩嬰則何用開西域而求蒟榴之種責南海而貢蕉荔之名豈無所云補而浪饕美稱公實曰物不貴異以適用為大用之所及以該衆為彩南箕哆口而不簸雪花六出而不果其觀固美其用則那繄吾生涯始時甚胜及其成功良不微麼麥則壠布稻惟水播黍苗芃芃於膏雨粟穎蒼蒼於雷火原阪則秫秫荏菽疆場則綿綿瓜瓞蓏有米而香軟芋

如鴟而蹲坐方其初布寀叢未傳粒顆與庶草以何别
無殊尤而可課然而極宇宙之所抵亘滄溟之所裹此
草有實人頤乃朶其積不豐人腹不果今且使子國多
玉木而青葱埼布水精之磊珂珠簾可以燭夜象牀可
以華卧而雲漢忽愆於解澤田苗不堪乎馬𦸗皃茨已
竭木酪徒剉䊶巳闕而停炊困無欆而閣磨則咽李僅
收乎螬餘被錦不充乎鵠餓是故三登所指九歌所賀
凡指民天不兼貝貨神農惟是援農以識德后稷因之

借稷以名我此上古之光烈照來今而駮礮謂他技之能參雖童蒙而知叵子奇於是理屈口呿敞罔（即惝怳惘）
拄顧而他言不遑否可

鸚鵡洲後賦　　羅　願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旣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禰處士比盆成者遂慨然為賦顧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送兄溢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禰之新詞兮惜吾行之不遠歎數極而招盜兮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輙

殺兮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
嫁惡名於餘子兮蓋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
不能救猶有辭楊公竝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嘻
量人其何淺乎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揜兮
蓋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
譖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
北變其貪殘捘處士之所至兮實覽煇其翔鸞縱不知
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兮爭攘臂而

沖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絶其交游之極歡卒首難而快敵兮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筲其何誅兮吾將申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没世而遺榮生既輕棄其身兮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兮并追詆其平生絶天道蔑孔顔兮果誰咮為此鳴必隕滅其猶未厭兮乃今知忮心之憯於五兵意良史為可恃兮畧浮謗而存高情考終篇其何戾兮紛笑號裸駡而相弁因繁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倘遂信而弗

思兮毋怪夫列之盆城賴北海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正舍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兮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鵩兮屈既逐而為騷風流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追先生之繼往兮想驂駕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兮起風雅而相高方逍遙於寥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秀錦樓賦　方岳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

賔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於是其得竊自比於晝錦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賔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漢之紺寒搴朝嵐與夕霏兮秀色鬱其可餐挹浮丘之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去此兮窈空老於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予以左竹

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閒其欲凝睠

童牙其子姓兮耄老予之父兄羌眤之以兒語兮肯自

詑於新硎索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於春耕嘻無事其

可了兮寄吾筆於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於簷

楹洗古彜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於青冥罔戀忽其翔舞兮紛不暇於逢迎紫陽

繚以西轉兮何謫仙而自矜北黄山其六六兮軒后軼

而上征歸問政之高峙兮逗春霧於花屏飄吾袂以輕

舉兮訊許聶於雲軿紉崇蘭以為佩兮激明月以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素娥而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酹吾尊於江山曰堯民其熈皡兮吾何心於鑄頑鹿擾擾則駭逝兮魚自樂於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析楊卧而晝閑來弃翁以相依兮桑麻采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覬枌社而皆春公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劖之䴡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兎以為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石峽書院賦　　　　方回

歙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在淳邑廟前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宗兄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旁近爲石峽書院以淑同志回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來與謁奠謹成古賦一首求教併呈蛟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泝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萬

峯間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睨空青而停槳維還淳之古邑兮割歙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猶民稠而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啓此邦之來長雖視之若恭梓兮愧曽微於善狀七閲歲曷不歸兮駭童顛而槁項賴多士之嫩俗兮導砥途之坦蕩循阡陌以勸耕兮嘉農畔之洵讓偉深衣與大冠兮勞予行之鞅掌曰肄業於精廬兮新石峽之塏爽領袖者誰予同姓兮又同登於虎榜鬱經綸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黨睠吾宗之蟬

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娩軒后兮實得姓之攸

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將參召南於雅什兮

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師于春兮紘山水之幽響睇西

都之九卿兮字君賓而名賞紛蝟起以鋤新兮有平陵

之相望成敗不可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

仙翁兮知駕鶴其焉往彼金盌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

於煙莽與釣壇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羣雲仍

之簪緌兮謹歲時而來饗隱鸕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

日亮保土守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髙尚皆賢良之苗裔兮匪郡乘之私奬予君玉父之好修兮鼓斯文而為倡昆季儼其連璧兮邁坡潁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退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而莅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之歆仰撫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予學之久荒兮艱弄斤於般匠拾朱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疇曩情之動貴乎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所偏倚

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以除其妄知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食無非道兮勿馳情於惚恍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狂於克罔嘻近世所以不古兮胥名揚之罝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屬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視於無誑以干禄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夭或者惡其然兮斯革弊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學兮真儒庶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兮磐厥躬於陋巷顔曾顧何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

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睟盎以潤身兮小人給夫一餉化銛鋒而牛犢兮息鉆箭之鷸蚌奉幽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無象嬰吏繳而弗予蜺兮言及茲而泚顙予固將引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歷象賦

汪石田

昔在帝堯上玄契運欽若乾乾厥機斯眹於是仰觀冥漠俯合順承中才既同秩秩明明乃命義和徵於歷象以施以鼓反厥攸行奠其所向于時大化降格肸蠁睢盱無

聲或應無臭或符義和乃滎雪靈臺三月閒居拜手稽首對越而陳辭曰蓋聞混沌未分肧肧渾渾（平聲）盤古莫遘其幽原天皇莫測其妙門泰真昌剖二氣何根象運度分孰推（吐回反）奚陳（叶存）居高聽卑臣願諦聞於是大化窈窕芴（忽勿二音）荒（上聲）欻（許勿反）陰儵（音叔）陽曠耳殷聽疑閟而張若有言曰爰有太易始素之凝須洞鴻蒙無埒（音劣）無形坱兮杳杳扎兮冥冥淪絪緼而溟（音茗）涬曶（忽）沕（勿）穆以彭宏極體闇（上聲）而彌著玄機壇以相乘翕砉（霍虢反）欻

呼合反納倐忽崢嶸或黄而茅或𤣥而萌或叙昆侖之會或流熠煜之晶合冲融而厚積散磅礴而輕清於是坤豁乾隆貞明離去聲列罔直蒙酋祛嘔吁未徹徒覩夫天之體也則莽莽茫茫奕奕洋洋悠悠蒼蒼倚圓蓋而西傾揭轂軸而左行叶皇遼乎百萬之程繚北極而回翔樞紐會乎羣帝閶闔開乎無旁沈洪鈞於太一娩蕃彚於東皇豐隆巽其雲從兮維軸奄其摧藏雷欝律於堷坎窞徒感反兮電䃞先念反磹徒念反於藩庭叶徒羊反合化育乎纛

籥播消息夫强陽肆權輿於衆有謇劉獮於金衡叶音皇

戒黄人兮守日顧青女兮為霜詔招揺使服采兮夾玄

冥以縱横叶胡光反奉圓靈以獻功兮循五勝而會同叶徒黄反

雌雄代興而順至端倪呈露以低昂上漠漠其罔窮兮

下濕鼎淡其莫量原夫曜靈肇構則燀充善反赫工鑪轉

車先道熣胡沃反然而赬黰然而顥炯咸池潰憒虞淵浸

濛汜浴甘泉六龍頫馭於扶桑之谷神烏駭翼於若木

之顛晃煥燦爛曈曨的皪追天健以積遲成歲功而周

集於是望舒配德魄影虛恒鑣轡金樞匝地聯升裵迴纎阿以後陽明世寘去聲眴而無見若右旋而迅征惟播氣之生和次十二而有定叶平聲朒女六反朓敕了反𪄀警朏望持盈玥垂虹委氣衍嗣垂精敷桂華棲顧兎歛羣芒開太素朝輝淪夜色布蓋鼎鼎以示譏亦烝烝而比數其星則乍隱乍彰英熒綽約嘒嘒斕斒逋閑反照灼焯爍峙一極之常居紫宫煌於霄塄閣道絶而抵營辰次迢迨而不可度捩力結反斗司時擕角杓去聲參自此至沉並叶其韻烏

龍虛昴殷乎四垠順軌徵休闕食形愆陵歷合散變現紛紜石化而融肉隕而薰事劇則蚩旗動色時和則良策潛雲熙景曜之悠揚挾卿慶瑞之輪囷鑒治忽於幾微節氣候之深沉若乃水氣金精潛明大稷乘五月以發基肇一陰而符績英華宛轉其上浮經緯包含而東極違坤抵艮左界西流乘槎支石何上聲鼓列鉤認山河於兩戒辨分野乎中州倬彼昭回維天河漢秋達于霄地涵猶半二道合津尾箕斯判故任貢者得以上稽而

馮(憑)相(去聲)者資焉縱觀(去聲)於是乎庖羲拓制軒轅著謨爰命南黎靈憲是圖史區侯景帝儀畫運(音圍叶乎)調歷既成伶倫隸籌(叶除)起玄枵之歷歷竟營定之渠渠規觜(貲)觿之蹙蹙誕東井之餘餘白圜彰而黑青應黃道正而閽煇(運)除控攙槍而不孛掩流火而為烏視中星以布政莫長生而恢摹保章孜孜以救弊推步斤近(居覲反)而告猷(叶于)乃俾夋(七倫反)嚳繼統容成垂跡(叶作)用錫爾唐巻其規彠(霍)宣夜製存蓋渾兼作載二道之璣衡貫四遊

之儀則（叶作）經緯炳然環輪交錯立髀股於往齡闡神智於來學區躔度驗提陬標星紀歷降婁鶉首奔析木周倚盈虛於氣朔該次舍而推求王居門兮協杓建歲成章兮諸福薦玉燭調兮百谷蕃於萬年兮穆天眷於是羲和凌兢徙靡佩服無渝誕依元化敬授人時

帝車賦　　王詵

按史記晉書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也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以愚觀之則帝車之義蓋

亦因其同運於天而名之爾愚又聞古者造車之初有
取於斗柄下擕龍角之象則謂之帝車者豈亦因其象
而名之歟唐之文士固嘗為北斗之賦矣而未有賦帝
車者作帝車賦其辭曰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為車兮曰臨制乎八埏收六合於
一軫兮載元氣之填填仰昊蒼之窈寞兮森萬緯之綿
聯帝端拱於紫宫兮夫奚事乎車轂而周旋謇予懷之
寥廓兮思仰觀而遠取歷九關而見帝兮帝玄默而無

語遡天津之浩蕩兮窺四理之連延靈樞告予以其故兮維景曜之所躔吾類轄夫四海兮亦維斡夫坤乾璇璣權衡璀璨而錯落兮開陽揺光晃朗而相宣挾六氣以旁行兮連四時而不息美天路之平平兮轉神杓夫𨺗側吾令望舒撰轡兮羲和為予以先驅衆星離離總總而擁轤兮蜚廉豐隆奔奏而後隨扶九神而軼羣衛兮歷穹玄而輾八維天戈屏跡而自韜兮蚩尤不敢張其旗吾東指於暘谷兮蒼龍觔觔以騶乘萬物欣然而

竝生兮仰陽輝以為命逭吾駕以南巡兮矯朱鳥之翶翶火傘熻燿而前導兮祝融倚較而施鞭吾西旋於昧谷兮羣生為予以揫歛蓐收策白虎之趡趡兮紛吾行之巳遠復廻顧夫幽都兮後騎載夫玄冥冰霜紛糅而擁輪兮雷鼓為予以不鳴羌吾車之騑騑兮日東南而西北吾亦孰知其成歲兮自於兹而取則却天駟而弗駕兮屏王良而靡馮一北而萬物為之虚兮一南而物盈摶陰陽以為輪兮攢五行以為輻膏之以天澤兮合

三十六宮於一轂動不聆其薄薄兮疾不耳其彭彭奚仲不得致其巧兮造父無以施其能彼下土之蚩蚩兮誇古先之六朋遠奇肱之險幽兮亦軒車之飛翥亶人力之轇轕兮徒自誣於荒詭夫豈知太虛之車兮終萬古而不踰夫此矩辞曰蕩蕩上帝孰為車兮維北有斗握其樞兮槃薄萬古臨八區兮明建四時輔我皇輿兮

右帝車賦者王先生詵伯恂所作也先生以俊才碩學甲申領江浙鄉貢丁内艱戊子春赴京會試主司黄文獻公潛得其文甚歎賞之擬置魁選而同考歸暘張翥諸公謂是賦以匹夫而乘帝車周六合造語雖工立意

殊謬宜置第二公曰若此異才屈居人下寧棄不復錄既而詳然稱屈諸士子咸負不平三衢沈幹以是賦進問黄公曰何由黜此公曰諸同考謂其以匹夫乘帝車周天而走為大謬爾幹曰同考官素忌嫉南方之士固不足責主司亦豈目迷五色邪賦云帝黙無語而靈樞告之故此下皆假靈樞之詞今乃云云葢不自知謬反謂賦者謬昧之甚矣公乃悔恨怒駡即自為文薦先生宜居翰苑宰相擬授編修先生力辭歸養其族子王元成時寓京手書此賦休寧朱先生升同斯黙者故書而跋之鄉人潘叔耕得之元成近歲航海歸吕文在又得之叔耕而以歸于程敬之洪武丙辰夏四月敬之要仲魯為述其故嗚呼自先生下第至乙未冬死于義凡八年迄今又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白衣蒼狗桑田海波變化無盡人謂斯何人謂斯何敬之相視感歎未已并以志于卷末云洪武九年丙辰

夏四月三日門生汪仲魯跋

廣寒宮賦

汪　睿

按唐逸史異聞録所載明皇遊廣寒宮事語各不同然皆怪誕不經之辭也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則有可推者蓋日陽精也主乎離月陰精也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歟世言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説猶乾父坤母之義也歟故託為素娥之辭作廣寒宮賦

夫何素娥之嬋娟兮爰託身於廣寒質團團而外融兮

心熒熒而内安念兹宫獨弘敞兮匪刻桷與丹楹尾青雲而上覆兮棟虹蜺而中横靈星外峙兮泰階前平井木東植兮兊金鏤甍爛壁奎以交暎兮垣墉周乎列星豈工師之巧思兮惟太乙之玄精虛豁洞達兮晃朗穹窿賑耀無方兮髙明有容規天以為度兮環海以為疆炯素肌之曄曄兮播下土而流光羌獨處此中宫兮感四時之代序含柔姿藴靈徳兮朝晦藏而宵睹朒朓警而朏魄充兮識盈虚之有數騖爽籟之潛發兮向清飈

以延佇露方瀼瀼生白兮霜又淒其盈宇盼圓靈既雪凝兮顧柔祇復冰積湛泠光以無眠兮含翠輝而欲滴何黙黙而靡言兮悼羣類之生生粤陽明之和煦兮匪陰靜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貞豈宮居而孤歎兮不貌飾而情更慍長位茲坎兮配離麗之明明彼兎蟾與桂樹兮固無取乎此也杵玉臼之玄霜兮孰謂長生而不死也羿妃竊藥上逃兮既恠謬而匪經唐皇託以夜遊兮誕惟欺夫童冥倘極一理於天人

兮信吾廣寒之有徵辭曰日月運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歲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陰靈兮厥靈伊何匹妃惟貞兮爻乾毋坤柔順以承兮位坎處中厥宮實名兮內守不渝藴玄之精兮洞濟六合德耀斯弘兮嚴凜姿容夜煜秋凝兮猗歟廣寒懸象著明兮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八